

冰心老人说：有女万事足
巴金先生和一个孩子的故事
胡絜青奶奶说
老舍爷爷是个“小孩儿王”
在**季羡林**爷爷家的那片荷塘前
和**史铁生**叔叔一起
“好运设计”
李国文伯伯开讲：
《三国演义》
丁聪爷爷，您为什么
永远是“小丁”
黄宗江爷爷：
“卖艺人家”，好老头儿
斯尚谊叔叔给我上大课
曹文轩叔叔，您感动了我
臧克家爷爷、
郑曼奶奶跟我拉家常
魏明伦叔叔“鬼话”连篇
我和**马季**叔叔“抖包袱”
邓友梅伯伯向
我传授写作“秘诀”
王蒙叔叔说：
“我永远是学生。”

小苗与大树 的对话

■ 张苗 著
■ 广州出版社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的对话

张苗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 张苗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6

ISBN 7 - 80655 - 236 - 7

I. 小… II. 张… III. 作家 - 访谈录 - 中国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2999 号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地址：湖南衡阳市城南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421008)

开本：850 × 1168 1 / 32 字数：12 万 印张：6

印数：1 - 20000 册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品人：黎小江

策划摄影：袁 梅

责任编辑：杨 磊 伍 味

责任校对：蚊燕娟

封面设计：谢成华

发行专线：020 - 83793214

020 - 83781097

ISBN 7 - 80655 - 236 - 7/G · 71

定价：16.00 元

小友张苗（代序）

高洪波

上个世纪的1994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小友》的文章，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曾涉及到张苗：

小友的解释极简单：年纪小的朋友。

我的小友很多，譬如不会写信的张苗，刚刚四岁，读完《我喜欢你，狐狸》，马上背下来，当然不是全书，只是同名的一首小诗，每逢我与她的父亲通电话，张苗总要抢着为我背诵一遍，口齿尚不清晰的小友张苗，借助于一首小诗的背诵，赠予我莫大的愉快。以后每次见面，她第一句话便是严肃的询问：“高叔叔，你又给我们写书了吗？”这提问每每令我汗颜，盖因为近年来疏离了儿童文学创作，将目光关注于散文杂文领域，所以一想到张苗奶声奶气的问题，我几乎不敢走到她面前。

小友张苗，严肃的法官。

到得如今，岁月荏苒，昔日四岁的张苗已长成一个高个子的女孩，并且从十岁起对一批文化名人进行采访，从季羡林、胡絜青、李国文、史铁生、丁聪、黄宗江，到最

近采访的靳尚谊、曹文轩、臧克家、魏明伦、邓友梅、马季、王蒙。这批独特的采访文章，相继在《中国文艺家》等报刊上发表出来，在文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我熟悉的记者王晓晖女士就此专门撰写了一篇报道，题目生动且形象：《小苗和大师的对话》，把苗苗从三岁开始同巴金爷爷的一次精神交往记录下来。巴金爷爷写信告诉苗苗：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都说“三岁看老”。三岁的苗苗到得今日，也不过刚刚十二岁，但我相信她从巴金爷爷的信中读出了巨大的期待以及文学的使命、意蕴和终极目标，否则无法解释这一篇篇妙趣横生的专访和专访中一个又一个令人忍俊不止的“厉害的”问题。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十二岁的张苗在诸多学者、大师、专家面前，分明像一面晶莹剔透的镜子，她逼视长者的心灵，让对方在这面镜子里检视自己的创作心路、归纳和总结自己的人生得失，甚至还有几分反思。童言无忌，童心无邪，无忌和无邪的张苗，一株小小的爱文学、爱读书和爱艺术的幼苗，在参天大树面前摇曳生姿，给大树以慰藉和快乐，也让他们回归到某种意义上的童年记忆里。我以为张苗的这批有价值的专访，借助一个孩子所处的童年视角，折射出共和国一批最优秀的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形象，他们在回答张苗的提问的同时，也在回答着千千万万关爱着他们的读者的关注，回答着自己的时代。

因此张苗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长幼共读，是一本极其独特的书；一本由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和诸多专家学者共同创作的书；张苗是这本书的导读。

关于小友张苗，我还想补充几句。事实上张苗已不再是从前意义上的“小友”，她奶声奶气在电话上背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她已经拥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尽管她依然快乐。她写完专访，根本等不及，或是没有兴趣看到专访在报刊上发表就兴冲冲地将专访交给自己的同学阅读，同学们与张苗一起分享与大师、专家们聊天的乐趣，对于张苗来说，这一刻是无比开心和快乐的。

事实上从文学创作的本质意义而言，张苗达到的正是一种最佳境界。她有自己的生活范围，有自己的交往群落，她的同学对于她自己而言，是最值得珍视的伙伴，伙伴的快乐、认同直至赞誉，应是小友张苗所应获得的最高奖赏，也许这正是使张苗对大师进行真诚访问的内驱力量。

来自成人世界的首肯甚至包括我的这篇“代序”，对于张苗而言都不太重要。这正是我要说的一句话。

张苗今年十二岁。

十二岁的张苗正在成长，变化浸透在她每一天的生活中。说实话，由于张苗的家庭背景，才使得张苗有了与这批文化名人交流的条件，别的孩子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机



张苗四岁自画像

好奇，却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她有时会装出专心致志倾听大人谈话和训诫的样子，其实内心可能不以为然。这本专访，据我了解她真实的动机是与自己的同学们分享快

遇。但我想说的是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机遇，张苗是能够抓住机遇并且发展机遇的孩子，从她向许多大师提出的问题中，你能感知她的阅读和材料准备，她的机敏和灵活，她的童心和坦诚。譬如在最近访曹文轩《我特别想跟您说，您感动了我》中，她居然从曹文轩的人物描写中发现“您的心太软”，文轩问：“怎么见得？”苗苗答：“您不舍得把人写得太坏。这和史铁生叔叔有点像。”文轩笑道：“你这孩子真厉害。”

三言两语，传神写照，长幼二人，呼之欲出，以至于看到这里，我也笑了起来。我承认了文轩的判断：这孩子真厉害！

同时也有几分庆幸，好在张苗没把我列入采访对象，否则被她全面扫描之后，冷不丁儿地冒出一个极深刻的问题，让你好一阵琢磨才敢应声，多紧张！

又回到本文的开头：小友张苗，严肃的法官……

目 录

小友张苗(代序) 高洪波 (1)

访胡絜青

老舍爷爷是个“小孩儿王” (1)

目
录

是我淘气呢还是舒乙叔叔淘气呢?老舍爷爷打过他吗//老舍爷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朋友呢?他们在你们家都玩些什么呢//他每天都写呀写,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故事呢//老舍爷爷在家里干活儿吗

访季羡林

在季羡林爷爷家的那片荷塘前 (11)

爷爷,人到多大就不想妈妈了呢?您现在还想妈妈吗//我怎样才能又有时间看闲书,又不挨打,又能一考就考个好成绩呢//有什么秘诀能让我和朋友永远永远老好呢//爷爷您说,

干过那么多坏事的人还能不能变成好人呢//是东郭先生好呢，还是不东郭先生好呢

访史铁生

两个傻子的“好运设计”(21)

您写的书里边，几乎都是好人，没有坏人，难道您认识的人全都是好人吗//我觉得您特别特别的坚强，我怎么就不坚强呢//有了追求就有快乐了吗？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有追求，可是还成天不快乐呢//我还没想好长大了干什么呢，不过我最喜欢孙悟空

访李国文

李国文伯伯开讲：《三国演义》(33)

人们说：“老不看‘三国’”，那小孩儿看“三国”好不好呢//我觉得罗贯中特别偏心眼儿，他干嘛非要这么偏心眼儿呢//我们小孩都爱看《还珠格格》什么的，您看这些吗

访丁聪

您为什么永远是“小丁”(45)

您到底有什么秘方能永远是小丁，而变不成老丁呢//漫画不是几笔就能勾出来吗，您干

嘛要那么费劲呢//是因为画漫画就要求爱憎分明呢，还是因为您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所以您才喜欢画爱憎分明的画呢//我听说您总是管沈奶奶叫家长，您是不是觉得被奶奶领导特别特别的幸福呀

访黄宗江

“卖艺人家”，好老头儿(53)

您说您这个人“有天大的戏瘾”，您的戏瘾怎么会这么天大呢//我觉得您的家特别好玩儿。有那么多好演员，一集合，不就能排大戏了吗//“人道主义者”就是能交好多好多真朋友的人吧

访靳尚谊

大画家给我上大课(63)

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最美的呢//油画和咱们中国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您喜欢油画还是更喜欢中国画呢//古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先进，怎么那时候的人反倒比我们有修养啊

访曹文轩

我特别想跟您说，您感动了我(79)

访臧克家

“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99)

是不是永远像小孩儿的人才能当诗人呢//
我发现，人的年纪越大，越爱回忆小时候的事
儿，爷爷喜欢回忆吗//我听说臧爷爷和季羡林
爷爷是好朋友，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我特
别想知道两个老爷爷在一起都聊些什么呢

访魏明伦

魏明伦叔叔“鬼话”连篇 (110)

您怎么自己也管自己叫“小鬼”呀//您剧
本里的故事其实挺悲剧的，可是为什么能让人
一边读一边乐呢//您六岁学戏，九岁就登台演
出，连小学都没上完，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访邓友梅

邓友梅伯伯向我传授写作“秘诀” (120)

读书是有计划好呢，还是爱读什么就读什么好呢//中国人谁不会说中国话呀？怎么还让您弄了半辈子，怎么还得下功夫呢//您小时候也写错别字吗

访马季

我和马季叔叔“抖包袱” (132)

相声和小品哪儿不一样呢//我懂了，“抖包袱”就是让人笑，不能让人笑就不是相声了，对吗//您是专门生产笑的人，你说什么叫幽默呢//您说了四十多年的相声，难道就没遇到过不高兴的事吗

访王蒙

王蒙叔叔说：“我永远是学生。” (142)

听说您学语言很天才，您能告诉我点儿学语言的窍门儿吗//学英语敢不敢张嘴是不是很重要？您是不是把学什么都当乐趣呀//您是一个老有新闻的人，而且您的精力还特别的旺盛，您是怎么“青春万岁”的呢

附一 冰心老人说：有女万事足 鲁景超 (152)

附二 巴金先生和一个孩子的故事 鲁景超 (160)

我最服李白(代跋) 张 苗 (172)

访胡絜青 老舍爷爷是个 “小孩儿王”



我家和胡絜青奶奶家都在安定门八号楼，爸爸和舒乙叔叔是好朋友，妈妈和于滨阿姨是好朋友，我呢，和胡絜青奶奶是好朋友。

奶奶每天都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我们这群孩子只要不上学，就在奶奶身边跑来跑去。奶奶可喜欢我们了，我们越淘气，奶奶越瞅着乐，奶奶越乐，我们就越淘气。有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奶奶乐呵呵地坐在石凳上，阳光一照，可好看了。我赶紧拿出速写本，给奶奶画起像来。奶奶站起来又坐下，站起来又坐下，一直等我画完了，奶奶才回家。妈妈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为这么张画儿，可别把老人冻病了。

过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小盘子上给奶奶画了个胖娃娃。当天晚上，奶奶就送过来一张她画的画儿。画儿上有红红的大牡丹，还有只绿嘴的小鸟。邻居们看了都说：“苗苗，你这回可是赚大了，一个小盘子，换来大画家一张这么好的画。”

慢慢的，我长大了，能看字儿书了，我看了好多老舍

爷爷写的书，也看了好多别人写老舍爷爷的书。我猜想，老舍爷爷要是也能和胡絜青奶奶一块儿在楼下晒太阳，他该是什么样呢？我觉得，他也会和奶奶一样喜欢我们。

我真想多知道点儿老舍爷爷的故事，我还有好多好多关于老舍爷爷的问题想问奶奶。我就把这些问题记在一张纸上。奶奶看了说：“嗯，小记者，不简单。”于是，奶奶郑重其事地跟我约好，星期天早晨，就是奶奶每天晒太阳的时间，在楼下小花园里，给我讲老舍爷爷的故事。

时间：1999年6月20日清晨

地点：北京安定门外东河沿八号
楼

苗 苗：最近，舒乙叔叔送给我两本他回忆老舍爷爷的书。其中有一篇《教子八章》，我喜欢极了。我觉得老舍爷爷最能理解我们小孩儿。比如他说，孩子就得天真、活泼，他一看见那些“小大人”、“小老头”，就伤心得想落泪。可是我发现，好多大人其实都跟老舍爷爷喜欢的不一样，因为，大人夸我们小孩儿的时候就爱说：“这孩子真懂事儿，像小大人似的。”您看，我说对了吧？我知道，舒乙叔叔小时候也爱胡淘气，老舍爷爷把他淘气的事儿都写到书里了。奶奶，是我淘气呢还是舒乙叔叔淘气呢？老舍爷爷打过他吗？我实在想多知道一些老舍爷爷和孩子们的事儿，您能给我讲讲吗？

胡絜青：你老舍爷爷才一岁多一点儿，他的父亲就在八国联军打咱们北京的时候，让大火给烧死了。他的母亲



要养活五个儿女，所以，老舍由小就懂得吃苦耐劳，懂得长大了要想法子养活母亲。你老舍爷爷十九岁从师范学校毕了业，就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一个孩子头儿”。他喜欢小孩天真、活泼，随便玩儿，不愿意让孩子像旧式家庭里调教出来的，一个一个跟“小老头”、“小大人”似的，坐在家里头，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一动都不敢动。把小孩儿的天性给泯灭了，他最反对。

我们有四个孩子，不分男女，一律平等。买来吃的一人一份，几个苹果，不分你大的我小的，一人一个。所以，这四个孩子，由小没打过架、拌过嘴。因为，他们是在和和平平的家里长大的，不是说，刚要干这个，就有人喊：“别动！”要不，啪，打一巴掌，我家里没有这样的事儿，孩子也不会因为爸爸来了，吓得满处躲。你老舍爷爷说过，小孩儿非常懂得好歹，明儿咱中国一定有希望。

老舍见着孩子就喜欢。你冰心奶奶有三个孩子，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老舍一去，孩子们就喊：“舒伯伯，舒伯伯！来，给我们讲故事！”老舍就变着花样地讲。后来冰心说了，明儿你甭来了，你一来就抱着孩子，我们永远都插不上嘴，你呀就是一个“小孩儿王”！

苗 苗：奶奶，有一次，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有人说想出国当博士，有人说想当歌唱家、科学家，就我说还没想好干什么呢，到时候看，喜欢干什么，就干



什么。于是，全班同学都嘲笑我，说我没出息。我曾经在书里看到，老舍爷爷说，他并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当什么家，他认为，当木匠，当瓦匠都一样有意思。我想，老舍爷爷要是听到我的话一定不会嘲笑我，您说对吗？

胡絜青：这点，老舍很有感触。比如，抗战的时候，老舍一个人流亡到武汉，我呢，因为带着三个孩子，一个又刚出生，没法儿带着这么点儿的孩子逃难，所以只好留

在了沦陷区。那时候，我在女四中教中文，一来为了维持生活，二来为了照顾老舍的母亲。老舍来信说：孩子让他自由学，不要逼命似的让他学这个，让他学那个。大了之后，他要是有能耐，当瓦匠也好，当木匠也好，当工人也好，就是不让他做官，现在做官的尽是点子贪官污吏。他曾经说过这个话。

苗 苗：我听说老舍爷爷特别喜欢交朋友，而且还特别喜欢和拉车的呀，警察呀，胡同里的邻居呀交朋友。我真羡慕他，我们小学生除了上学，没有工夫和朋友玩。您能给我讲讲老舍爷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朋友吗？他们常来你们家吗？他们在你们家都玩些什么呢？

胡絮青：他是喜欢交朋友，他说，他这个人一辈子就离不了朋友。谁家里要是有个为难着急的事儿，他自己省吃俭用，也得把钱送到人家手里头。挑水的来了，瓦匠来了，他就忙着给人家倒茶，陪着人家聊天儿。花匠来了，他就把家里的花芽子拿出来送给人家。看着拉车的车夫身上冷，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车夫穿上。有个裱画的叫刘金涛，俩人更是莫逆好朋友，只要来了，老舍不是说：走，吃小馆子去。就是说：走，咱上东来顺涮锅子去。他跟卖黄酒的也成了好朋友，一听说家里头来了朋友，连酒坛子、酒桶都扛来了，说：“喝酒！喝酒！”

那时候，咱们文艺界的朋友，差不多都来我家吃过饭。有一回，曹禺喝得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我把他拉了出来，呵，像纸似的那么轻，送他到北屋躺着去了。（大笑）老舍喜欢人多，朋友多了他特别的高兴。挺热闹，我们家里头。